# 略谈《诗经》重言的形式和分析方法

## 宋子然

## 一、重言的几种形式

以往的研究认为,《诗经》重言的形式不外两种:一是AA式(如蚩蚩),一是AABB式(如兢兢业业)。本文认为,《诗经》重言的形式可有四种,它们的模式是:

:たAA

旦旦 耿耿 黄黄 赫赫 嘤嘤

ABAB式:

委蛇委蛇

有A式:

有蒉 凄其 其凉 斯皇 赫斯 思皇

差池

AüBü(sAsB)式: 间关 天绍 婆娑

下面分别加以讨论。

#### (一) A A 式:

上古汉语里,单音词占优势,因此《诗经》中的重言往往是一个单音词的重迭,或者是 一个单音词素的重迭。例如:

第一组: 反反 脱脱 蚩蚩 冲冲 耿耿 灌灌 桓桓 斤斤 蓼蓼 第二组: 黄黄 哀哀 明明 芬芬 温温 青青 煌煌 烈烈 炎炎 第一组是一个单音词素的重迭,其基础形式A是不能拆开单用的;第二组是一个单音词的重迭,其基础形式A是可以独立运用的。

关于AABB(兢兢业业)这种四个音节的形式,我们认为不能看作《诗经》重言的一种形式,即如:

雅雅喈喈 烝烝皇皇 济济跄跄 缉缉翩翩 啴啴厚厚 矜矜兢兢 蓁蓁萋萋 战战兢兢 穆穆皇皇 僬僬俟俟 委委佗佗 苾苾芬芬

我们提出商権的理由是:第一,"兢兢业业"之类实际上是两个AA式重言的并列,这有毛亨的解释为证,如毛传:"兢兢,恐也;业业,危也。"(《小雅·云汉》)其他各例也如此。并列和重迭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手段,除非是"兢兢兢兢",那我们就承认它是一种重迭形式,但是,实际上在《诗经》里,凡是一句用上两个重言的话,这两个重言必然彼此不同,这样就只能构成AAB的并列式,没有AAB的重迭式。第二,说AABB是《诗经》的一种重言形式,或许是受了现代汉语的影响。现代汉语有这种AABB式(如"干干净净"),但却与"兢兢业业"形同实异:"干干净净"是双音节形容词"干净"的重迭,不是"干干"和"净净"的并列;而"兢兢业业"只能是"兢兢"和"业业"的并列,决不是"兢业"的重迭。

当然,有些时候毛亨也对整个并列式笼统下注,如"雍雍喈喈,凤皇鸣也。"(《大雅·卷阿》) "矜矜兢兢,以云坚强也。"(《小雅·无羊》) "济济跄跄,言有容也。"(《小雅·楚茨》) 这是 注家所运用的另外一种训诂方法,它仅仅是指出诗人修辞的目的,并没有对词义作具体的诠 释,而且在同一书的其他地方,这些并列式也有常常拆开来作注的情况。因此,无论从结构 上看还是从词义上看,它们仍然是两个重言的并列。当然我们也承认这一类的并列结构,在 长期的吟唱和使用中,有的会逐渐凝固起来,成为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格式,这乃是后来词汇 发展的一种正常现象。

**(二)**ABAB式:

这是双音节形容词的重迭模式。《诗经》里的双音节形容词少,它的重迭形式只有"委蛇委蛇"一个。《召南·羔羊》:"退食自公,委蛇委蛇。"毛传:"委蛇,行可从迹也。"毛亨对"委蛇"作注,可见它是一个双音词。

"委蛇委蛇"与"委委蛇蛇"在结构上和意义上都是不同的。从结构上看,前者是"委蛇"一词的重迭,后者是"委委"和"蛇蛇"的并列。从意义上看,"委蛇"是顺从的意思,而"委委"是"行可委曲也","蛇蛇"是"德平易也"。(见毛传《鄘风·君子偕老》)

(三)有A式:

有A式和双声迭韵式 (sAsB、AüBü) 可以看作《诗经》重言的变例。

在现代汉语里, "土里土气"、"媚了媚气"之类,好象并不重迭,实际上是重迭式的一种变例 ①。在《诗经》里,一个"有"字(还有"其"字"斯"字和"思"字,本文只举"有"字以包括之)与一个单音形容词结合后,即相当于一个重言的作用,例如:"忧心有忡"相当于忧心忡忡,"斤斤其明"相当于斤斤明明,"凄其以风"相当于凄凄以风,"朱芾斯皇"相当于朱芾皇皇,"思皇多士"相当于皇皇多士②。这种现象,在《诗经》里很普遍,根据王显先生《诗经中跟重言作用相当的有字式、其字式、斯字式和思字式》一文的研究,它们共有164个,占 A A式重言的百分之四十六。有 A式的相当于重言,前人研究很多,而且已经成为定论,因此,我们认为应当把它看作《诗经》重言的形式之一。

这里需要申明一点的是, "有"、"其"、"斯"、"思"只有与形容词(包括数词和象声词)结合的时候,才相当于重言;而当他们与其他词类相结合的时候,就不相当于重言了。如"赫赫有周"不相当于赫赫周周,"匪我思存"不相当于匪我存存,因为"周"是名词,"存"是动词。等等。

另外,《诗经》中"彼"、"若"、"兮"、"如"等字,当它们与单音的形容词结合后,也常常具有重言的作用。如:"嘒彼小星","其叶沃若","匪风发兮","怒如调饥"。谈到这种情况的人不少,我们也承认它们有与"有A"式作用相同的地方,但我们还发现它们与"有A"式不完全相同,所以不能归入"有A"式中。例如,"彼"字不仅与形容词结合后相当于重言,它与名词、动词结合时,也有相当于重言的时候。如《蓼萧》:"蓼彼萧斯",毛传:"蓼,长大貌。"《蓼莪》"蓼蓼者莪",毛传:"蓼蓼,长大貌。"单言与重言同义,但单言"蓼"是名词,读卢鸟切(重言者读力竹切),毛传之所以解释为"长大貌",就是因为与"彼"字结合的作用。他如《有铋》"铋彼乘黄",毛传把名词"铋"解为"肥强貌","汛彼柏舟"中的"汛"是动词,但与"彼"字结合后相当于重言"汛汛"。

(四)AüBü(sAsB)式:

重言在吟唱过程中,如果其中一个音节略有变化,被文字记载下来时,就会成为所谓双

声、迭韵的联绵词。例如《蓼莪》:"飘风发发",郑笺云:"飘风发发然,寒且疾也。" "发发"前一个音节的元音略微变化,则为双声联绵词"觱发",《七月》:"一之日觱发", 毛传:"风寒也",其义相同。又如《淇奥》:"绿竹猗猗",毛传:"猗猗,美盛貌。""猗 猗"后一音节的声母略微变化,就成为迭韵联绵词"猗傩",《隰有萇楚》:"猗傩其枝", 毛传:"猗傩,柔顺也",其义也同。王显先生曾说:"间关迭韵,即它们的韵母部分相同, 实际上也是重言的一种。"③赵元任先生认为现代汉语的"叽哩咕噜""叮呤呜啷"韵母相 同,便把这种结构列为重迭式之一④。那么,"觱发"双声,它们的声母相同,自然也当作 重迭式看待。因此,我们有理由认为,《诗经》里的双声、迭韵联绵词应该列入《诗经》重 言形式的一种变例。例如:

窈窕	天绍	燿燿	蒙戎	忧受
觱发	栗烈	黾勉	差池	厌浥
间关	扶苏	猗傩	诡随	伴奂
虺隤	燕婉	绵蛮	<b></b>	缱绻
婆娑	绸缪	优游	蔽芾	消摇

只有形容词性的双声选韵联绵词才属于我们所说的重言变例,如《诗经》里名词性联绵词芣苢、菡萏、果裸、町疃等,动词性的辗转、踟蹰等,就不能看作重言形式的变例。

综合上课。	我们将	《诗经》	重言的	几种形	式列表统计如下:
	374 11 344	W V J Z L //	- ES C 147.	ノロイエフレ	エンフリルと シルレーメロー・ま

A A	式	ABAB 式	BAB 式 有 A 式				A ü B ü 武		合计		
A不自由	A自由		有 A	其 A	A其	斯A	A斯	思A	ΑüΒü	s A s B	
168	185		104	19	20	7	5	9	21	11	
35	3	1	164			3	2	550			

## 二、重言的形态分析

过去分析重言,一般多从词性的角度来解释它,现在看来,恐怕是不够严密的。因为重迭形式不只是一个词的问题,它还包括着一种词形变化。即重迭既有构词重迭,又有构形重迭,构词重迭能构成新词,构形重迭不构成新词,却只是使原来的词带上附加的语法意义。让我们用前面AA式的两组重言为例,第一组"反反"类是构词重迭,第二组"黄黄"类是构形重迭。《大雅·执竞》:"威仪反反……福禄来反。"单音词"反"是反复的意思(见毛传),重言"反反"是举止慎重的意思(见陈奂义疏)词义完全不同,属于构词问题。《小雅·都人士》:"狐裘黄黄",《邶风·绿衣》:"绿衣黄里",单音词"绿"与重言"绿绿"都是绿色的意思,所不同者,"绿丝"带上了表量的语法意义,属于构形问题。因此,我们主张从构词和构形的两种角度去分析《诗经》里的重言,这样才有可能解释一些较为复杂的现象。

要分辨一个重言是构词或是构形,首先得知道它的基础形式 A 到底是一个词即自由的形式呢,还是一个词素即不自由的形式。下面先探讨词和词素的辨别问题,然后再谈重言的两种形态。

在一个双音节的形式中,辨别其中一个成分是词还是词素,这确实是一件比较棘手的工作,特别是在上古汉语里,单音成义的情况更给我们的分析带来了困难。王筠在《毛诗重言》中从"重言之不取义者"和"兼取义者"的角度,把《诗经》重言分为两类,这个方法是正确的,但是他没有一个确定的分别标准,他的判断还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。后来对《诗经》重言的研究者,也多停留在这两类形式的排列上。本文试图在这里归纳出几条较为客观的标准,以期有助于词和词素的辨别。

在《诗经》重言中分辨词和词素,可有三条标准:

(一)A在《诗经》一书中有独用现象者,则A为自由形式。例如:

狐裘黄黄	绿衣黄里	温温恭人	温恭朝夕
高高在上	莫高匪山	幽幽南山	出自幽谷
维叶萋萋	卉木萋止	肃肃在庙	或肃或艾
悠悠苍天	山川悠远	行道迟迟	汤降不迟
汶水滔滔	天降滔德	纠纠葛屦	其笠伊纠
良士休休	我心则休	兼葭苍苍	悠悠苍天

(二)凡与"有A"式对应的AA式,其A为自由形式。

我们在面前已经谈过,"有A"式相当于重言,与"有"、"其"、"斯"、"思"相结合的是一个单音的形容词,因此,"有A"式中的A始终是自由的。那么,凡与"有A"式相对应的AA式重言。其中的A就可以判断为自由形式,例如:

於乎有哀	哀哀父母	<b>坎</b> 其击鼓	坎坎鼓我
有洸有溃	武夫洸洸	有弥济盈	河水弥弥
北风其喈	鸡鸣喈喈	其黄而陨	狐裘黄黄
温其如玉	温温恭人	凄其以风	风雨凄凄
朱芾斯皇	明星煌煌	思皇多士	皇皇者华

另外,如前所述,与"有""其""斯""思"作用相同的还有"彼""若""兮""如"等字,因此与"彼"等结合的 A 是自由的。那么,与"A 彼"式相对应的 A A 式重言,其中的 A 也可以判定为自由形式,例如:

嘒彼小星	鸾声嘒嘒	冽彼下泉	冬日烈烈
泛彼柏舟	泛泛杨舟	依彼平林	杨柳依依
其叶沃若	夭之沃沃	其叶湑兮	其叶湑湑
月出皎兮	皎皎白驹	劳心悄兮	忧心悄悄
角枕粲兮	粲粲衣服	穆如清风	穆穆文王

(三)依靠《说文》等工具书,检查重言中A的独用意义。

《说文》《尔雅》《广雅》等书,是我们研究古代汉语的必要工具,它们对上古词语的解释基本上是可靠的。同时,古书的注疏也是宝贵的参考资料。如果我们结合原诗的具体语言环境。参照毛亨的解释,那么就可以判断AA式重言中的A是不是自由的。

例如,《召南·草虫》:"未见君子,忧心惙惙"。毛传:"惙惙,忧也。"《说文》心部:"惙,忧也。"《尔雅·释诂》:"惙,忧也。"据此,我们可以判断"惙"的意义与"惙惙"相同,则"惙"就是自由的形式。又如《大雅·卷阿》:"颙颙卬卬,如圭如璋",写君子的美德和气度。毛传:"颙颙,温貌",《易经·观》:"有孚颙若",马融注:

"颙、敬也"、按敬貌与温貌相近、就可以认为"颙"是自由的。

值得注意的一点是,以上三种辨别方法,随时都可能受到假借字、异体字和同音字的干扰,如"中心摇摇"(《黍离》)的"摇摇",毛传解为"忧无所愬也","摇"的本义与忧义无关,是"恬"的假借字,《尔雅·释诂》:"愮,忧也"。又如"雾雾"和"滂滂"是异体字,"殷其雷"(《溱洧》)的"殷"与"忧心殷殷"(《北门》)的"殷"是同音异义字,等等。在判别过程中,我们对于凡能识别出的假借字的处理意见是,排开借字,仍以本字的意义作为根据。

根据上面所谈的三条判别标准,我们可以对《诗经》重言的形态作一个大致的归类。如第一类,构词形态,属于构词形态的有AA式中的一部分(A为不自由者,依上表有168个),和双声迭韵式的全部(32个)。第二类,构形形态,属于构形形态的有AA式中的一部分(A为自由者,185个),"有A"式(164个)和ABAB式(1个)。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讨论重言的分析方法,至于每一个重迭单位的训诂依据,就不一一列述了。

本文认为,象声重迭式均属于构形重迭。《诗经》中凡象声重迭式我们都纳入了构形形态类,如鸧鸧、登登、发发、浮浮、弗弗、关关、活活、喈喈、胶胶、坎坎、嘤嘤、嘤嘤、渊渊的呦呦、挃挃、叟叟、虺虺、秦橐、阗阗、咽咽、槛槛、令令、冯冯、砻砻。我们这样处理的理由有两点:第一、凡摹拟事物的声音者,是一种介乎实词和虚词的独立的词类,在汉语中,它只用其声,不管字形,所以凡是谈到重迭式的象声词,其每一个音节都应该是一个词,不必看作是音节或词素。并且,事物的发声本有轻重长短之别,摹拟时也有毕肖与不肖之差;以单音记录下来也不失其类,用双音表达出来就更可以绘声了。如写鼓声,可以用单音"镗!"(击鼓:"击鼓其镗")也可以用双音"镗镗",恐怕用"镗镗镗"、"镗镗镗镗"也是未尝不可的,谁能说"镗镗"是一个象声词,"镗"就不是一个象声词呢?第二、王筠对象声词的处理就是放在《毛诗重言》的中篇的,即认为是可以独立成义的"专字"重迭而成的。(当然,也有几个他归入了上篇,如"坎坎""发发"等。)赵元任先生说:"拟声重迭式常常是个独立成分",他说有些重迭如"叮呜叮呜"已经超出了形态上的重迭,不妨说是句法上的重迭了⑤。赵先生的说法跨得更远了,不过他是指现代汉语说的。在《诗经》里,我们认为双音节的象声重迭应该是构形形态上的问题。

注: ①郭绍虞《汉语语法修辞新探》下册,620页。

- ②③王显《诗经中跟重言作用相当的有字式、其字式, 斯字式和思字式》, 载《语言研究》1969年四期。
- ④⑤赵元任《汉语口语语法》106页,112页。

## 简 讯

### 我院举行首次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

我院中文系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二日至十八日,举 行了首次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。

一九七九年考入我院和南充师院的刘文刚、吴松泉、祝尚书、常健、曹方林、钟德恒、刘真伦七名研究生和郑宏华(女)、刘益国两名年轻助教,在卞孝萱(湘潭大学特约教授)、王利器(北京大学特约教授)、邱俊鹏(四川大学副教授)、徐永年(西南师院副教授)、白敦仁(成都大学副教授)、周虚白(南充师院副教授)、付平壤(南充师院副教授)、牟家宽(南充师院副教授)、周子云(南充师院副教授)、周子云(南充师院副教授)、周子云(阿川师院教授)、

汤炳正(四川师院教授)、王文才(四川师院教授)、 王仲镛(四川师院副教授)、雷履平(四川师院副教授)、 魏炯若(四川师院副教授)的分别主持下,先后宣读了 《孟浩然年谱及其前言》、《皮日休新记》、《论四杰 与初唐诗歌革新运动》、《欧阳修诗歌试论》、《李商 隐五七律绝艺术特色初探》、《论李贺诗歌的风格及其 形式》、《苏轼的哲理诗》、《李颀诗研究》、《马致 远散曲校注及研究》等九篇论文,并逐个回答了论文答 辨委员向他(她)们提出的问题。有七人获得全优成绩。

筚 曝